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好兵帅克

[捷] 雅·哈谢克 原著

孙幼军 缩写

华夏出版社



好兵帅克

→ [捷] 雅·哈谢克 原著
孙幼军 缩写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兵帅克/(捷克)哈谢克著;孙幼军缩写.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0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ISBN 7-5080-3273-X

I. 好… II. ①哈… ②孙… III. 长篇小说-捷克-现代-缩写本 IV. 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8708 号

责任编辑: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
安 慧 友 葵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730×988 1/32 开本 8印张 140千字 2插页

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作品内容提要

因为被军队宣布为“白痴”而退伍的帅克以贩狗为生。一天他在酒馆里议论皇储斐迪南遇刺事件，被秘密警察以叛国罪名抓入警察局。帅克经历许多波折回到家里，但大战已爆发，他又被征集入伍。接到通知时帅克的风湿病正发作，躺在床上不能走动。但是他坐着轮椅，戴着光荣花和自购的新军帽，由他的老佣人米勒太太推着，一路高呼爱国口号去参军。报纸大肆宣扬他的忠君行动。出于同样目的，征兵委员会把他当作“诈病士兵”，弄进所谓“病房”大加折磨，然后把他连同真的诈病士兵和病得垂死的士兵一道送进兵营。帅克便自此开始了他惊险曲折而又荒唐可笑的战争经历。

他果真是“白痴”吗？在他忠君爱国的后面隐藏着些什么？他在逆境中的“逆来顺受”和对上级的“百依百顺”，究竟都为他们“顺”出一个个怎样的结果？

讽刺大师以生动的笔触为我们塑造出一个惹

厚老实又十分幽默的、招人喜爱的好兵帅克。他刻画出形形色色的、足以构成一条人物画廊的形象，从而展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活动场景，以及交织着尖锐矛盾的奥匈帝国社会面貌。

此改写本主要根据原苏联帕·波加德列夫的俄译本，同时也参看了星烂先生及萧乾先生的译本。

目 录

作品 内 容 提 要	1
------------------	---

第一部

1.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1
2.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9
3. 好兵帅克面对法医	14
4. 帅克被赶出疯人院	18
5. 帅克在派出所里	20
6. 帅克走出迷宫回到家里	23
7. 帅克参军	27
8. 帅克成了诈病士兵	29
9. 帅克在卫戍司令部的监狱里	36
10. 帅克给随军神甫当传令兵	44
11. 帅克陪随军神甫做战地弥撒	51
12. 帅克参加宗教问题的学术辩论	54
13. 帅克和涂油仪式	58
14. 帅克给卢卡什上尉当勤务兵	64
15. 巨大的灾难	82

第二部

1. 帅克在火车上90
2. 帅克远征布杰约维策99
3. 帅克在基拉里希达的奇遇135
4. 新的苦难167
5. 从利塔河畔摩斯特到索卡尔178

第三部

1. 行进在匈牙利192
2. 在布达佩斯212
3.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222
4. 齐步——走231

第四部

1. 帅克在被俘俄军当中240
2. 帅克重归先遣连245

第 一 部

1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几年以前，军医委员会确认帅克为白痴。他退了伍，靠贩狗为生，专替那些奇丑无比的杂种狗伪造血统证明书。

除此之外，他还患有风湿病。这功夫，他正一边用樟脑搽剂揉着膝盖，一边跟他的女佣人米勒太太聊天儿。

“就是说，他们把咱们的斐迪南给杀了！”女佣人对帅克说。

“哪一个斐迪南呀？”帅克揉着膝盖问，“我认得两个斐迪南。一个给药剂师普鲁士干活儿，有一回他错把一瓶生发液当成酒喝了；另一个是斐迪南·阔阔什卡，收拾狗屎的。这俩全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哪儿啊，先生。他们打死的是斐迪南大公^①啊，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②，又胖又虔诚的那位……”

① 斐迪南大公(1863—1914)：弗兰西斯·斐迪南·冯·艾斯切。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的侄子。他于1914年6月28日和他的妻子一道在萨拉热窝被暗杀。

② 科诺皮什捷：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在捷克的城堡。

“老天爷!”帅克大叫一声,“怎么搞的!这位大公先生是在哪儿碰上这事儿的?”

“在萨拉热窝,先生。用的是左轮手枪。当时大公正和他的夫人坐在小轿车里……”

“瞧瞧,米勒太太,他是坐在小轿车里!只有像他那样的老爷,才坐得上小轿车。可是他准没想到,坐小轿车兜风会有那么一个结果!还是在萨拉热窝,那是在波斯尼亚省,米勒太太……这事儿多半是土耳其人暗中安排的。咱们压根儿就不该夺了人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①。结果弄出这么一档子事,米勒太太!大公一下子就完了呢,还是折腾了半天?”

“当场就死啦,先生。报上说,大公给打成了筛子。刺客把子弹全招呼在他身上了。”

“干得干净利落,米勒太太!要是我干这档子事,我就买支勃朗宁。别瞧那东西跟个玩具似的,可一下子就能干掉二十个大公,甭管是瘦子还是胖子!不过,这是咱们俩说,米勒太太:胖子还是比瘦子容易打中。”帅克刚好在这时候揉完膝盖,他站起来说:“当然喽,米勒太太,国王啊,大公什么的,也不会有瘦子。好了,我该往‘来一杯’那儿溜达一趟啦!”

在“来一杯”小酒馆里只坐着一位顾客。那是警

①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08年,奥匈帝国侵占了这两个地方。

察局的便衣卜列施内德。酒馆老板帕里维茨正在洗餐具。

帕里维茨是个有名的大粗人，满嘴脏话。可是他见多识广，很有学问。

“多好的夏天哪！”卜列施内德说。

“顶个屁用！”帕里维茨回答，一边把碗碟放进橱里。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给咱们来了一手儿！”卜列施内德怀着一线希望又加上一句。

“哪个‘萨拉热窝’？你是说努赛尔那家小酒馆吧？那儿天天有人打架，都出了名啦！”

“不，我说的是波斯尼亚的那个萨拉热窝，尊敬的老板先生。斐迪南大公在那儿让人家打死了。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我才不管这些事呢！”帕里维茨点上烟斗，小心地回答，“我是酒铺掌柜的，大伙儿到这儿来，跟我要啤酒，我就给他们倒。至于什么萨拉热窝呀，政治啊，还有什么死了的大公啊，统统跟我没关系！”

卜列施内德没词儿了。他失望地环视一下空空的小酒店。

“原先那儿挂过一幅皇上的肖像吧？”沉默了一会儿，卜列施内德又开口了。

“没错儿！”帕里维茨回答说，“是挂过一阵子。可是后来苍蝇在上头拉满了屎，我就把它收到顶棚里去了。”

“这个萨拉热窝，目前情况可能很恶劣吧？您以为如何，老板先生？”

“是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时候都热得要命！我在那儿服兵役的时候，要不时地把冰块搁在我们上尉的头上。”

“您当兵是在哪个团啊，先生？”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我可记不住了。”帕里维茨先生回答说。

密探卜列施内德再也不说话了。他阴沉的脸直到帅克到来才变得明朗，因为帅克要了一杯黑啤酒之后马上说：

“维也纳今天也穿上丧服啦！”

卜列施内德的眼睛闪出希望的光芒，他紧接说：“科诺皮什捷挂出了十面黑旗。”

“不，应该是十二面。”帅克端起升杯，喝了一口说。

“为什么您认为应该挂十二面？”卜列施内德问。

“凑个整儿，一打嘛！这么着好算账；成打地买也便宜。”帅克回答说。

静了一刻，还是帅克打破沉寂。他叹了一口气说：

“还没等当上皇帝，就上了西天！我服兵役那会儿，有个将军从马背上掉下来。大伙儿想帮忙，把他扶到马背上，可是一瞧，他已经断气儿了。他正憋着

提升元帅呢！这事儿发生在阅兵的时候。那些阅兵从来没个好结果。在萨拉热窝大概也是个什么阅兵。我记得有一回阅兵，我的制服上缺了二十颗钮扣，我为这个蹲了十四天单人禁闭……”

“萨拉热窝的事，是塞尔维亚人干出来的吧？”卜列施内德竭力把谈话拉回正题。

“您错啦！”帅克回答说，“这些全是土耳其人搞的，是因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事。”

接下来，帅克就针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对外政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尊敬的老板先生，”卜列施内德又转向帕里维茨，“您也承认这事对奥地利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吧？”

帅克替酒馆老板回答说：“没错儿，当然是个损失，一个可怕的损失！斐迪南可不是随便一个糊涂蛋就能代替的。不过，他应该更胖一点儿。”

“您想说明什么呢？”卜列施内德活跃起来。

“想说明啊？”帅克正等着这一问呢，“您瞧，要是他再胖一点儿，他早在科诺皮什捷拚命追赶那些到他领地里拾干树枝、采蘑菇的老太婆们的时候，就中风死了。他就不必死得这么丢人现眼。想想嘛，帝国皇上的亲叔叔，就这么让人家乱枪打死啦！这种丢脸的事，所有的报纸还都使劲宣扬！前几年我们那儿的集市上有个叫卢德威克的牲口贩子因为吵嘴让人家捅死了。这下子他的儿子惨啦——谁都

不买他的猪崽子，都寻思：‘他爹在市场上让人家捅了，他也准是个骗子？’结果他只好投河自尽了。”

卜列施内德说：“您怎么把斐迪南比作牲口贩子？”

帅克反驳说：“这里头哪有什么比方。帕里维茨老板了解我，我什么时候把谁比作谁了？我只不过不愿意有大公寡妇那种处境。他现在怎么办呢？孩子成了孤儿，科诺皮什捷庄园没了主人。她再嫁个大公？那又怎么样？她还得陪他去萨拉热窝，还要第二次当寡妇……前些年兹利维有个护林官被偷猎人开枪打死，留下老婆和两个孩子。一年后那寡妇嫁给另一个护林官。这个护林官有一回又‘砰’一下子完了。她第三次嫁给一个护林官，没想到这个护林官又给打死了，这时候，她已经有了六个孩子。她最后嫁给一个骗马的，那家伙竟在半夜里用斧头把她劈了，然后投案自首。法院把他吊起来的时候，他一口咬掉神甫的鼻子，宣称他没什么好忏悔的，还讲了些针对皇上的下流话。”

“您知道他讲了皇上一些什么吗？”卜列施内德问，声音里充满了希望。

“这个我可不能跟您说。没有哪个人敢重复那些话。那些话太可怕，据说当场就把一位法庭的官员吓疯了。为了不让这官员泄露出去一星半点儿，到这会儿还把他单独囚禁着。那可不是一个醉鬼随随便便辱骂皇上的话。”

“那么，一个醉鬼是怎么辱骂皇上的呢？”卜列施内德又问。

“求求你们，两位先生，说点儿别的吧！”帕里维茨老板进行干涉了，“我可不喜欢这个。随便胡扯淡，接着就该倒楣了。”

“醉鬼怎么辱骂皇上啊？”帅克还是接原来的话茬儿，“醉鬼还不是什么话都说！那里头只要有一半儿是真的，就够皇上害臊一辈子的了。您瞧，他儿子正当年富力壮就没了；他老婆伊丽莎白让人家用锉刀捅死了；接着他兄弟杨·奥尔特^①完了；然后是他那个当墨西哥皇帝的兄弟给撂在了一个什么堡垒的大墙前头^②。现如今他的叔叔又叫人家给打死了。这要是有个醉鬼给他提个醒儿，从头数落一番，真够他受的。要是发生战争，我一定自愿去当兵，为皇上流尽最后一滴血！”讲到这里，帅克着实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又继续说：“您当是皇上就这么善罢甘休啦？您是不了解他！肯定跟土耳其人有一场战争。‘好哇，你们胆敢把我叔叔弄死，看我不照准鼻子给你们一下子！’仗非打起来不可。塞尔维亚跟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会帮咱们打。就要有一番拳打脚踢喽！”

① 杨·奥尔特：1889年他放弃自己的爵位，接受“奥尔特”姓氏，1890年失踪。

② 马克斯米利扬·哈布斯堡大公爵，1863至1867年为墨西哥皇帝，是法国武装干涉者把他扶上宝座的。后来他被墨西哥共和军俘获，并被决处于凯莱达洛城堡。

在预言未来的时候，帅克神采飞扬。他纯朴善良的脸闪耀出激动人心的光辉，如同一轮满月。在他那儿，一切都简单明了。

“也许，”帅克继续勾勒奥地利的前景，“我们在跟土耳其作战的时候，德国人会来进攻。要知道他们是一伙儿的。你在全世界也找不出他们这号恶棍！但是咱们也可以跟法国人结成联盟，他们从一八七一年开始就恨德国。那么一来就一帆风顺了。总之是要打仗，再多的我也没的说啦！”

卜列施内德站起来，满脸严肃地说：

“再多的你也不必说了。跟我到过道来，我有话跟你讲！”

帅克跟他到了过道，在那儿碰上个小小的意外：他的酒友向他亮出了双头鹰徽章^①并且宣布他已经被捕，要立即押到警察局去。帅克竭力辩解说，这里头显然有误会，因为他什么罪也没犯，就连一句可能侮辱了谁的话也没讲过。

可是卜列施内德却宣称帅克犯有数桩罪行，其中包括叛国罪。

两个人回到屋里，卜列施内德向帕里维茨老板宣布，他也被捕了，因为他说苍蝇在皇上的脸上拉满了屎。老板叫屈，帅克安慰他说：

“没事儿。我也不过是为了一桩叛国罪。”

① 双头鹰徽章：奥地利秘密警察的警徽。

2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警察局里塞满了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无辜受害者。

帅克给锁进一间牢房，发现那儿已经关着六个。帅克逐一打听，五位的答案都一样：“为了斐迪南的事。”只有拚命躲开大伙儿的第六个人说，他可不乐意跟他们掺和到一块儿，让警方怀疑。他被关进来只不过由于企图抢劫而杀害霍利茨的一个磨坊主未遂。

帅克就和那五个围桌而坐的阴谋叛国者挤在一起。他们互相倾诉自己怎么被关进牢笼已经是第十遍了。

他们都是在酒吧、饭馆之类地方被捕的。惟一一个例外是位极胖的戴眼镜的先生。他泪水满眶地说，他在家被捕，是因为萨拉热窝事件的前两天，他在一家小酒馆里为两名塞尔维亚大学生付了酒账。

第二位是个小个子的先生，历史教师。被捕时他正在向酒店老板阐述历史上的暗杀事件。

第三位是一个慈善会的会长。发生暗杀事件那天，他的慈善会不巧正举办一个游园音乐会。

第四位为人诚恳，老实得无可指责。事件后有整整两天，他回避关于斐迪南的一切话题，只有第